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四十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陸恩綬

西河集卷四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二

李廣寧司馬詩集序

十歲見楊盈川詩初未嘗知為詩也而誦而好之以為斯文中固有如是其可娛者人有以東野夫子集問伯凡伯凡稱其佳而竊為不然伯凡曰汝何知汝他日當知之迨

令越四十年而其所為不然者猶故也文之在人猶雲霞在天一望軒然雖有他物不得而掩之必再顧三顧而後知其為美者非真美者也予讀廣寧詩目之所接口之所誦皆豁達于心有口所不能道心所不能發者而廣寧能道之發之其思深其意廣語奇調高而一準于法意向之所為一見而知其美者其在斯與廣寧為人畀以自牧其接物恂恂一如有愷摯之氣行乎其間宜其詩之温柔親切有如是矣或言廣寧治禹津政聲藉藉然不廢吟詠有

鬲津集行世其後游楚有楚游集今將以魯國司馬特
遣開牙于淮沂之間褰帷而行予謂為政與為詩表裏
政閒故心閒心閒故為詩亦閒他日過魯必有以魯國
風詩採之入奏者豈僅靈光一賦已哉

王舍人選刻宋元詩序

昔昭明選文謂文有變本不相仍襲譬之椎輪為大輅
所始而大輅不必為推輪增冰為積水所加而增冰不
必皆積水審如是則漢魏六季升降甚懸然猶不能存

漢魏而去六季而欲以三唐之詩一槩夫宋金元五六百年之所作而盡去之豈理也哉夫唐之必為宋金元者水之為冰也然而猶為唐則冰之仍可為水也宋金元之大異于唐者鉛之為丹也然而不必為唐者丹即不為鉛而亦未嘗非鉛也曩時嘉隆間論詩太嚴過于傾宋元而竟至于亡宋元夫宋元必不能亡而欲亡宋元遂致竟陵公安競相簒處勢不至于傾唐不止今之為宋元之説者過于重宋元而抑明夫明必不可抑而

過于抑明而重宋元其勢亦不至于傾宋元不止合人王君惟恐以今之為宋元者如昔之為唐而仍蹈其獘于是搜討遴錄遍輯宋金元之詩而以揀以料揚其粃而汰其礫取夫宋金元之近唐者而存之夫丹固亦可爇之而仍為鉛也今無論宋時詩人如渭南滄浪眉山涪川諸集其見諸編者去唐未遠而即取金元之在選者而試誦之夫不見虛中好問之近韓韋師拓麻革之近郊島趙承旨虞學士之近錢劉鮮于機薩都剌之近

溫李揭奚斯太不花之近張籍王建乃賢郭奎張憲兀顔子敬之近方羅近滄渾哉

理學備考序

聖門無不一之理而有不一之學惟無不一之理故堯禹湯文臯夔伊散所行不同而同歸于理惟有不一之學故雖聖人之門同一授受而四科而外漆雕氏南宫子容以退為進曾皙琴子開以無為為宗端木公孫子龍以説辨相矜多仲子路澹臺滅明以游俠顯卜商商

瞿駉臂子弓以論著討求置身于傳述之列然而殊途同歸合源異流卒不以此開分别之途若是何也則以此理之本無異也故理同則學同學不同而理愈無不同逮趙宋繼起雖其同時言理學者肇于周子而二程而邵而張稍有區别外至涑水崇安漸涉踈曠然猶一理相學不分彼我及金溪紫陽偶相質難而學者遂以此為齟齬之端設立門戶區分畛畍是欲使呂尚陰符黙于皋謨卜氏詩序殊于商易也而可乎夫列聖之不

同列聖之行也其無不同者則其理也理在天爲天在人爲性在天與人之所行爲道故儒者以理爲天又曰性即理也又當乎理之謂道而合性與天與道總之爲學葢學以學此而已雖所學不同亦學此而已譬之至都者以舟以車以趾以蹄以東西朔南隂陽向背而究之至都而止故日月不並行而皆麗乎天江河不同流而皆見于地隂陽寒燠燥濕不同候而皆合乎天與地之氣所謂衆致者一致之歸故貴乎學也今之學者吾

惑焉守支離者訾金溪崇易簡者鄙紫陽而沿其流弊遂移之為河津姚江餘于新會紛紛牴牾夫朱陸尚無異同而欲以朱陸之同異移之他人不亦怪乎彪西先生為河東夙儒考道有年乃復以理學相傳恐有闕畧或致是非同異相持不決因輯諸儒語錄為理學備考一書夫不衰不減不羸不匱備之謂也備則無偏陂之見存乎其中備則無罣漏之形見乎其外而就其學以溯其理洋洋海若不知南極與北極也星漢入其中日

月出其裏陰陽寒燠燥濕皆與為往來而藉以消長理學雖繁欲舍此而更為異同不得也顧吾有進者先生與河津同里崑崙可溯百川俱會定無守一曲以為獨得而其書倘行

聖天子經筵進講時及理學且諄諄以消朋黨化同異為諭果能進其書以邀

乙覽縱語錄纖微然安知不即與卜詩商易稱極備哉

丁孝子身後芳名冊子序

身後芳名冊子者故明丁東阜先生之孝蹟也先生爲嘉靖國子生曾侍父雙槐公疾將革百醫不能療值歲除先生徒跣禱城隍祠歸而闔户以泣既則詣竈詣家廟衆不知何所爲也詰旦元日雙槐公回面謂先生曰吾不能再逢此元矣子孝身我至前庭加衣冠其身將一謝天地祖父而後別即舁第出先生率諸子姓羣從拜天地祖父畢焚紙幣出袖中片牘雜幣中雙槐公卧視見若有神物攫幣去者驚而謂先生先生唯唯私喜

曰事得濟矣越五日先生不疾死死一日而雙槐公愈越數月公與先生子撿先生書室收諸留遺見篋中有讓年算以代父死疏槀筆畫儼然公執槀而泣始悟元旦焚幣時其雜投之牘即是也且又悟神物之攫之者亦以是故乃告諸親族既而外之人亦漸漸有言其事者府縣長吏爭為題而榜於其門而好事者復圖繪而歌詠之于是同邑内史孫公為書其册首曰身後芳名今其事已往矣其五世孫進士文龍以謁選來京師重

裝潢素冊彷舊圖而書先生遺疏于其上以乞夫京師之善歌詠者予思孝者天德人孰不樂道況世遠代易而爲之子孫者復能誦揚先德以彰夫駿烈則是先生之孝其不匱者可知也且此亦身後事也予在故鄉時已題前卷今復記其始末而序之如此世之詠歌者可以觀焉

張澹民詩序

少時與澹民之弟公授爲詩未嘗見澹民詩也既而見

澹民之詩則澹民詩實勝公授顧公授以客游不歸而澹民亦日走四方在故鄉時少故予極愛其為詩而求與倡和之則什不得一焉今予來京師而澹民適遠遊過闕寓于其家人為都官郎者因得卒讀其近年所為詩夫澹民為詩不多而寄託隱深于古詩得子建法其近體詩則蕭散閒雋多自得之句顧賦寫饒實境今為詩者不及矣予少好宋元人詩既而隨俗觀鍾伯敬選詩又既而悉棄去效嘉隆間王李吳謝邊徐諸詩則正

與公授為詩時也今距三十年海内為詩家又加于昔而變易百出復有竄而之宋元者而澹民之詩則猶從嘉隆而進之于唐其不為習誘若此獨是澹民以世家子能襲其家學詩本小道尚足繼其先人宫諭公下及累代名集究其所得當不止詩一節而澹民生長豪奢自幼迄壯悉得修服食玩好宫臺圃榭之美及圖畫典籍什器刀劍金銅鐵石漆沐雕鏤追琢冶鑄之巧以追席夫先世遺緒朱輪華裀之盛者三十年來猶未之有

攺也而公授客死澹民則驟丁貧困至道路瑣尾且饑
人之色乃猶然泄泄洋洋下筆為詩文慷慨磊落毫無
牢愁憤嘆及局脊踽窮之見于詞句此予之掩卷而興
思者乎

館擬甲子科湖廣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三年值元會初開干支初闢之始禮
臣以賓興大典恪遵成例開列諸臣應任選者仰荷
睿鑒特命臣偕臣典試三楚伏念天下當蕩平之際東

漸西被海波不揚而三楚介在南服自荆門以南逺至五嶺中間數千餘里前代萑苻跆藉不遺尺寸賴
世祖皇帝方行克詰耆定武功江漢之間幸有寧宇而潢池盜兵又適當黔巫之衝浸淫衡嶽凡鋪敦師旅悉集之襄樊𣪍鄧以下與湖湘為控馭卒之
六師張皇皆藉我
皇上聖文神武裒荆罙入持王斧而劈之瀾滄之外洞庭上下重見天日迄于今文德振興賢書進獻者又三

年矣古者生聚教訓必須時日而
皇上以存神過化與斯民更始如風之刁嘹而萬竅齊發不數年閭巖居谷處悉受披拂臣雖駑劣亦何致以文命覃敷不加宣布獨是三物六行互相比較惟恐以浮文虛夸致妨德藝是必于程硃較墨之間使言行相副始不負我
皇上求賢至意用是惴惴惟謹乃暑雨宵晨既底其地即與二三臣工載厲厥事惟時監臨巡撫中外劼毖綱

紀肅然而提調則布政叅政經理精詳監試則叅議僉事防衛周悉爰集同考試官決題發策進提學僉事所取士而三試之垂簾于堂合衆視而通以一心一若心入重淵而目營四海積若干日得若干人以

覃恩廣額增若干人并取乙卷貢成均者附若干人而錄文若干首以獻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臣惟國家致治莫先用人用人之要在乎言行故三代立賢必以言揚行舉爲旁求之則而成周三載選士必大比其德

行考詢其話言而後升諸宅俊以貯爲世用此無他言者行之表德者言之本也自西京取士有舉有試而分德與言為二然且試士之目猶尚躬行如所稱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者簡拔之中仍不失砥礪之旨故兩漢得人較後為盛曁隋唐以還廣立科目但以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而别立秀才進士明經諸科為有司所試舍此以外别無他途為進身之地而于是以行求言而言見以言求行而行不可必見夫立言者既欲借言以表

其所得而求言者亦即欲因言以定其生平則疏其辭矣必瞯其情也瞯其情矣必覈其義也覈其義矣必覘其情之何以通與義之何以立也夫如是而衡文之難也甚矣曩者漢庭制策首重儒術然鼂錯内習申韓外應文學雖孝文之明猶不能辨其醇雜宋代啟高文闢詭習顧劉暉私製新體而應試則謬為方正之語以嘗有司則雖歐陽之聰亦且為其所蒙昧而絕不之覺況今人之文不逮鼂錯有司之識遠遜歐陽而欲以尺幅

之間燭照數計坐見其敗也乃者兢兢業業殫精敝思自謂可以告鬼神而終不能少釋于寤寐者以為因言以求人仍不若因言以求言蓋言有偉肆而非夸者終不若醇謹而不流于固言有綺麗而非靡者終不若清真而不隣于薄言有勃窣而非僻者終不若簡易而不淪于一望而易盡則文字雖微亦即為維持氣運變易風俗之大道而況高文華國正

聖天子啟迪文教所有事哉夫文體不同要歸一致前

代取士多途總皆以登選之一意行之雖明經明法不一其科三年二年不一其候兩省禮部不一其地帖括經義不一其業然其為求賢之旨則一也況今者家共一書人共一藝

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閉門造車出戶而合登明選公夫豈有二姑無論其他即楚材晉用起自春秋而其後三楚人物漢唐輩出諸如黃香孟宗以孝行著易雄李芾以忠義見黃瓊郭翻之方正胥偃鄭獬之氣節龎德

公劉凝之之高尚孟浩然皮日休之曠達以至幹辦如龎統向寵品量如孟嘉羅友力學如車胤潘京該博如黄琬李善詞翰如李邕歐陽詢文章如羅含習鑿齒王延壽杜審言輩何一非生其後者所當法式而其各不一以歸于至一有如是也然則言行雖殊求之惟一而至于文體之變猶次焉者矣臣之所自勉以勉多士者如此若夫有事兹役有吏臣若若例得並書

王文仲六十序

予與文仲為禊洛之會正始諸賢未有少于予與文仲者也既而與文仲之子作河朔游則河朔諸賢仍未有少于文仲之子者夫以阮籍之才曠視一世猶然與長原安豐父子前後友好況以予之愚而幸友文仲又幸友文仲之子豈不甚快獨是以夙昔所齒序者而其子繼起乃復與之講友朋之好則其歲月之所經亦已多矣予中年避人不知文仲之所以處壯者如何也第觀其少時意氣蘄然擴乎其神明皦焉若初日之升于林

其爭衡藝文卓立壇坫又何嘗不以用行之事為已任哉曾幾何時而三豆之觴即已在鄉曲間也夫汝潁之士流離世故猶有託身天宇之感而柴桑心悼遠役尚官百里文仲以麟龍之姿處約味道凡生平取與過為降薄毋論世味沖子即其自奉之歠茹蔬斷肉雜虀甌几桉服食顛頽誠有生人之所不能甘者予嘗服其行高其誼而未嘗不悲其資世之遇淡也今年秋以六十生日屬予為文夫櫟硧無才棄置能久此物情之恒惟

是梗梓珠玉亦以寡用為久長人固各有志耳李愬以西平之子建功淮蔡而愿歸盤谷兄弟異趣文仲自處隱閟而有兄在朝領殿中執法之選為

天子親臣人之志量各自有在獨予固文仲友也避人有年復能偕其子之友一觴寄祝天下有耐久如予者可以為頌矣

劉櫟夫詩序

予每誦雲間之為詩輒念黃門當日以古學翦辟蓁薉奪楚人邪說而歸于正何其雄也今則宛陵涪川纂行

于世毋論其所宗者皆鄙猥褻敗不足深據而即以難易觀之夫才人當為其所難以千百人為王岑必不得者而一二人為聖俞山谷而即已大噪于時然則其所尚者止藏瘢廋慝當逋逃之數而非丈夫抒才見學之能事也劉子櫟夫來長安予重讀其詩嘆曰此非當時與黄門同事者乎乃以當世非笑雲間之日而櫟夫仍攜雲間詩以遊于世且其詩則向時遊秦之作也秦風剛勁為三百變體而櫟夫以正行之凡涇南渭北蕭關

瓦亭之間詠歌笑傲而仍不失四始六義之正嗟乎此何如者耶今

天子好文取天下為詩文者試之昭示天下而閭在舉中猶且習氣未除半趣弇鄙向非冊府大臣力持文教申敕再四幾不能使昌明張大之業行于開闢然則櫟夫之為詩譬諸松栢本後時之凋而今且復為先時之榮不亦怪哉

何生洛仙北游集序

人能為唐詩而後可以為宋元之詩如衣冠然攣手局步蹣于拳械而後稍稍為開襟偃裼之狀差足嗚快而不然者則裂冠毀冕而已顧能為唐詩者必不為宋元之詩如琴瑟然搏拊詠嘆已通神明而欲偶降為街衢巷陌之音以為娛樂則流汗被地而世人不知則以為弦匏無異聲鐘釜無異鳴而已吾鄉為詩者不數家特地僻而風略時習沿染皆所不及故其為詩皆一以三唐為斷而一入長安反驚心于時之所為宋元詩者以

為長安首善之地一時人文萃集為
國家啟教化而流俗蠱壞反至于此遂一手�以與
時之波靡者争而近則東方漸啟爝火頓熄乃吾里為
詩如何生洛仙者先予入長安且流連于燕齊趙代之
間者至久且遠獨其所為詩廣大和平不為時誘是何
其錚錚者與予門下何生卓人為洛仙大阮其為詩矯
然獨立予方欲馳書示之使之知郊廟明堂之音黄鐘
大呂之調而洛仙在上國觀光最近以此倡和南北吾

知四始六義不難復也此集係一時遊覽所作然已能見大概于其過也遂序而告之

張芍房摩青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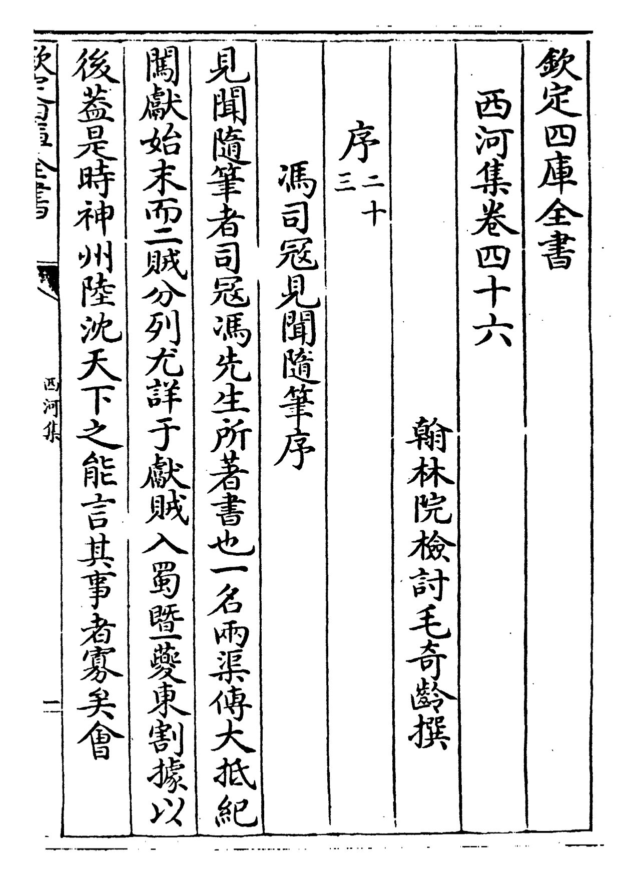
日見千百人不足當所見也其足當所見者或數年之閒不見一人或一日見一二人然且所見不一有一二見者有一見不再見者夫至所願見之人而一見而不復再見甚矣所見之可思也予與張子芍房見于汝南之南亭致相好也顧嗣此不復再見康熙乙丑其猶子

舉人偕計車來京距向相見時一十八年始接其書問且聞見其近日所為詩若詞而其人終未見也古人能任意不詘于事且不為境遏所稽滯故每一思及千里命駕而予以一官升斗棲遲京邸不即歸也即歸亦覔食鄉里不得挾餱糧徒步訪友則其相見有終未可必者毋已則第見之于其詩與詞而其詩與詞抑何四顧磊落忼慨沈摯其聲情相屬一若芍房之在前而與告語也夫良朋契濶既久其間陰陽寒煖亦已遞變即生

人齒髮精力亦漸減薄而其爲文如故也然則今之視後來亦猶是矣芎房有從父廣文君子見之息縣與見芎房者同時而猶子舉人則見之今之京師其繼此相見與否俱未可知聞芎房構園居名曰陟園取陟岵陟屺之義而中建傑閣以摩青名則即李白登華時所稱頂摩青穹者是也夫陟園思親已不再得而登高四望有懷遠道則芎房亦第于君父朋友間相思顧見而登愈高則見愈遠因不憚抵蒼拂昊以求快其志則其所

相思而顧見者安知不即于恒山北望閭加之意焉

西河集卷四十五



西河集卷四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三

馮司冦見聞隨筆序

見聞隨筆者司冦馮先生所著書也一名兩渠傳大抵紀闖獻始末而二賊分列尤詳于獻賊入蜀暨夔東割據以後葢是時神州陸沈天下之能言其事者寡矣曾

天子開館修前代史書
詔徵獻賢所記識者在京朝大小了無一應獨先生所著裒然捆載為一時所未有夫西南之變亂極矣自茶陵喪師蠶叢失守爨南萬里喋血者數十年而先生歷仕適當其地由推官以至巡撫中間所歷瀾滄路賧山川風物傍及古今興喪得失之故無不摭其前聞而驗所近見即記載附會必從考覈辨定以取傳信故先生之書其為前史所取資者叢萅無算而是書其一也予

承乏史職闔題給札適得土司盜賊諸傳因獲盡讀先生所著書知先生留心國事所在詳審諸凡廟算曲直戎律修短地勢平陂技擊疏覈征繕堅瑕傳發紆促軒軒乎瞭若指掌至若野稗之訛外評隲之偏頗抑何其考析不憚煩也自漢唐迄明代有盜賊初不過販鹽撒豆呼狐盜驢如刁子都瓜田儀許生呂母以逮青犢白騎長垣宛句之輩究至竊地僭號貽禍數世亦云已劇然未有豕喪人國痛毒萬姓櫟揄血肉屠殰胎卵如禽

獨草薙焚山竭澤似此甚者此本循蜚以來一大混沌
而巖廊之策閫帥失制一切簡稽搢挺號矢撟奮不早
為扑滅坐致此極而中外大小合一時八比之士旦暮
以門戶齮齕狺狺嗷嗷以至于敗亡而徒使有志君子
把筆流連咨嗟感嘆而究無如之何也後之讀之者可
以觀矣

張邇可蕉園詩序

隋唐舉士合經問詩賦為一自宋熙寧間議罷詩賦祇

以經問大義舉試而後詩賦經義劃然為兩然猶有二場詩賦四場子史之旁及於經義論策之外而不謂明制盡去之也蘇軾嘗曰楊億以詩賦入官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孫復石介通經學而迂濶誕漫不可為訓夫自唐迄今其以詩賦為名臣者比比是也詩賦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去之旨哉言乎予與張子邇可以經義投契者二十年邇可為經義輒踞高勝眇然無倫輩其試文行天下天下人慕而傚之予嘗謂使仲尼以

經義設科則邇可入室當不在顔閔曾仲下而進取尚有待也今邇可忽迴筆為詩賦取唐人詩一冊徧觀之既而復徧觀宋元明之詩落筆為五七律為古詩汗漫酬應皆入微妙同室居者不知其能比聲能押韻而同學二十年為文章並未見其有謳吟諷嘆形于筆墨而一旦信情揮斥裒然成集鄉之老師夙儒皆瞠乎其後拱手甘讓邇可而邇可直溯吾鄉先哲若秦系若張經者而踞乎其上邇可其文之梟雄者也邇可曰吾早歲

食餼雖限年亦將貢于廷矣吾不能仍以經義與諸子問長短明年待我于公車門下子盍論我詩且序之予思明經進士同以文售或詘此伸彼各有時數然總爲經義已耳令則止此二途矣若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舉不可再邇可安于一途何莫非文章之驗顧邇可之意則以爲經義品目恒不如詩賦之通則以經義之品目在內詩賦之品目在外經義之品目在一人詩賦之品目在衆人夫品目在衆人則公在一人則不公在外

則公在内則不公邇可之舍經義而為詩賦亦將以求諸公也乃邇則欲向京師以行其詩夫京師為文章之藪非明經進士則制科人也予赴制科時邇可為詩送予重以茂陵多病莫須子虛為囑夫予本鄙不能為賢捂導揚即使能為導揚而既經制舉則詩賦經義去取一例豈無金玉在前兩目有異賞賢能在朝八統多畸視者又豈無雞斯之馬其來有時襄陽之詩其稱有數者又豈無衆人之仍如一人在外之一如在内者邇

可亦惟信之于天下之通與後世之傳之者而已矣

江上吹簫閣集序

江上吹簫閣集者爲真州汪君學先作也學先名家子弱年以文字爲贄得麗人揚州綺羅珠玉兩相晃曜四方過之者則于是有投贈之什今集中所載是也特是麗人才士未易解后即解后亦定有造物焉爲之媢之況千金買笑價重時年成都貰酒無侯典裘爲歡娛此其適願有異于尋常什伯者則因而賦之固所宜有顧

其事已往矣學先來明湖重出其集以謂予序予視學先年甚妙方照映巾飾而其事已在十餘年前即集中所載多老友半已彫謝展卷一過不覺三嘆況予在長安亦曽以豐臺芍藥泣絲雲之散今頹然就老驟得覩斯集以觸撓于懐此如霧中看園花積雨後見初日之出于林病起汎舟老人相對說年少時事盛夏焙熱中望長林鬱鬱于清泉之上雖欲不見獵而心動焉不得也

何氏宗譜序

蕭山兩何氏一居芹沂橋一居城西崇化里兩家皆廬江之後而源同派别其在明代則皆有御史臺世其門而俗稱何御史家則惟城西何氏當之予從祖教諭公為芹沂何氏贅婿而予大母則城西御史公女孫也少時大母嘗為予言御史公復湖事感激流涕暨予稍長作蕭山三先生傳則御史公之子孝子公居其一焉第其家式微丁衰祚凉乘輪之後降為草衣予歸田以來

偶以訪舊過其家詢從前衍系悉漫漶不可考悵然而返令其裔孫長仁捜先代遺譜力為修復較其闕軼而補其未備裒然成一集以請予為序予思城西何氏自宋南渡後歴紹聖咸淳諸朝顯仕六世皆以科名爵秩榮于時即在元代猶有以禄養為世稱者乃入明三世而御史公父子即又以非常名蹟振踔鄉里爾乃繼述寥寥遽至中落予初避人歸早已為孝子爭鄉賢之祀直揭臺使送主入學宮以為盛事暨入史館即又探孝

宗實錄討其所記孝子事為之立傳頃吾邑無賴仍跨湖塘以圖侵佔而予以景行御史公事挺身爭辨得復舊蹟雖曰何氏者予世所自出然亦以邑有前賢則生其後者當觀摩其行而表章其蹟故如是也況為之子孫而聽其沈泯而不之顧豈情也乎後之為譜者其亦視此焉可已

李侍讀卧象山人集序

往予來京時慕諸城李漁村之為人既而從李學士師

宅誦漁村所著卧象山人詩愛之又既
天子試郡國所舉文學漁村在選中因得于是時交漁
村且得與漁村同受館職且同入柱下為史官乃嘆漁
村非常人今之人未有如漁村者也其為人慷慨厭世
苟薄以龐達自居其與人交不沾激戀戀多布衣驩其
視得一官如贅肬之附于身而獨以文章與山水為終
生簿領嘗思卧象山不得見對酒躅足曰吾嚮入卧象
視如室房每出一步數顧若辭家人然今羈此有年惘

惘然使我為無家之客何哉昔元稹在長慶中與白傅齊名其為文無以大加于時人而當時推之上自王公以下逮妾婦牛走無不誦習其所為甚有假其文以賣于市者漁村文過人人亦以此知漁村然而相顧豪許卒無能拔擢出衆中申其特達以超于恒見之外是豈令人之善嫉與毋亦燕見習處狃視而忽之實不知其文之果可以禪後于今何等也吾聞卧象山為諸城勝地分九仙之派而別為岑庵與瑯琊諸山相表裏然而

洪荒以來未經翳剔而漁村實開之一似巨靈之所劈而五丁之所鑿者其自題為卧象山人以是也夫山水久在天地孱顔相望與人境未嘗少隔而荒忽幼眇歷百千萬刦未之或開而忽為闢之若此文何獨不然猶是文賦之末方幅揣量别無能軼其萬度而漁村縱横倜蕩以尋常而得啟闢之致詩歌婉附具風人風文激亢不可下而至于記事絶去回隱言覈而指直然而文采爛然如巨估操良金籯舉五都而龍海蠻窟之藏畢

陳目前古所稱記載之文須通五志者其于史文猶是也是豈尋常所易及耶夫文之有境界猶山之有岡巒也文以通見稱猶山之以奇見名也請觀卧象其自實日門以至元潭中間所歷若雷軌太極閣霖柱三天井與夫扶雲瓏塔凡丘澗迨遞峰嶂層疊指未可詘至有東山如烟築石若幹道阬䃜之水使之夾闞以拗其瀉瀑之勢其奇也如此幾見山澤嶙峿產物布氣具神變之略而猶得以鴻濛掩之也觀文者可知矣

沈客子詩集序

予評客子詩目為才子且期其所到當在王維錢起之間而蹉跎契濶不相見面者約十年當予識客子時其先子西平公治西平有名而予以蔡州之客與西平君遙相往來亦嘗讀西平君詩疑其驚才絶豔不類循良吏而西平君則竟以勞于吏治而死于官予喜客子能繼武其文章行誼足世家學因以交西平者交客子益子之所以期客子者别有在也令客子在京師會其婦

翁與予為同年生客予寓其寓而仍與予通往來道平生歡予急索其詩讀之疑其詩小變一似回北樓之筆而為宫體詘輞川之製而辦西崑者夫美人無凡飾良馬無劣步李丞相斯即偶然與師宜次仲相為戈波頗牧老成或降而與韋虎吕姥周旋戎行亦安至使豎子庸下得以藉口獨客子以不世之才膺繼述之重所期誠奢而所造誠大第區區詩律一端原不足較長絜短而即以詩論西平君亦曽以妍詞麗句爭雄藝林乃考

其治蹟方實沈守躬尚坐廳事收民閒束麻擔草以代二稅親較量贏縮若傭販然與婦子兒童嘈嘈几案閒猶且課麻授績剉草備秣以充之典臬置驛之所用使西平數百年荒殘破壞之邑而漸致生聚夫世有不必讀春陵行而亦可以寄元者西平是也客子可以思已

趙象九生德配金太君賢孝冊子徵詩文序

自劉向作列女傳范氏傚之爲史傳之一嗣後作史者沿以爲例今

天子敕修前史開東華之館命詞臣編纂遺事予每惜明史官記事不足其載列女祗採摭題旌諸名而列朝為實錄者又各異其體順成弘正間間書事蹟而嘉隆以下則但具名數且有具名而亡數具數而并亡名者嗟乎其為闕軼何等也予少時早聞山陰趙先生名嘆先生以文章行世而不得志于時家有老親思句升斗為祿養入伏成均習四門書業而京闈秋試誤以禮經中乙科之首遂怫鬱死都下明副榜為乙科今以舉人稱乙榜誤也當是

時先生同舉者皆東林後進與先生肩隨為文社爭鳴一時而皆以是科取中今通籍中所稱姜侍御滙思何吏部昭侯金觀察幼鑣姜京兆二濵葉清豐蕃鮮皆是也夫生人惟儒生最艱當其力學本欲籍進取為壯行之地乃垂白在堂枯魚銜索旦夕廑念亦既已指名于時而一旦斥落其同時爭雄者皆先我颺去不幸而冒犯霜露身羇逆旅去家鄉又遠將自此冥冥永不得就子舍縱孩幼在抱未知能成立與否此時之望婦而不

能得之于婦者而茍其得之則雖誦之為姜詩之養親
蘓武之守節程嬰公孫杵臼之存孤皆未有過也乃金
太君以名家弱息為先生婦備極勞苦其奉事二親較
謹于先生在時而加之以和雖其家教本嚴不假嚬笑
而下氣怡色必欲曲得其歡心而後已曰惟恐其念亡
人也其育子之閔自呱呱以迄就傅中間婉戀畢至而
其既則督課極嚴必欲其誦讀繼先業嘗泣曰汝先人
所賫志者何事而可泄泄耶會閩海初定

朝廷方命將詰戎張皇撻伐太君遽遣其次君又裕從軍海上稍效其所學以慰先志于地下卒之甌粵恢復武功者定而又裕得身拜一命早通籍以無負所遣至太君之操作組紝經營饋食抑搔寢疾刲股投糜以及含斂之誠信哺乳之艱辛又不待言也夫斷臂劓鼻閨中之變而尋常貞志養親教子則又平平無奇卒不得自比于女宗庸行之列而以觀太君雖卒于近年原無庸載在前史而

本朝旌典亦復以郡國彚舉尚逡巡有待然其蹟則可
槩睹也孝子又裕恐母烈不彰來史闕軼因屬予序之
而以匄當世之能詩文者歌詠記載以為傳述嗟乎太
君與先生俱不死矣當先生易簀時曾見夢于太君曰
吾病矣來與子訣因相視涕泣無一言太君醒而疑之
逮一月而訃果至是先生之不能忘于身後也夫不能
忘于身後而望之太君然且望之太君而迄無一言以
俟太君之自悟若是乎太君之承先生者如是其不可

道也若太君者可以當列女矣先生字象九代有顯仕為宋理宗後詳見太君行實及誌傳

淮安周母靳太君七十壽序

淮上多名士其最著者莫如周左台先生予以游淮晚不及見也然猶及見先生之子喬嶽與之定交而拜其母夫庾袞兄弟不肯登陳準之堂以為拜母同子其義甚大而至于隣人褚德閉門養親袞每造拜之而不少歟何則以其賢也喬嶽兄弟比之伯仁仲智而母則比

之伯仁仲智之母予嘗謂喬嶽者匪獨其父賢也乃其母亦賢母也迄于今已三十年矣間嘗為人誦母賢必稱善教其稱善教者必曰知書然徒虛語耳惟周母者七歲誦孝經八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與其兄荼坡先生學為文荼坡先生者淮名士與先生並稱當時所為靳周二子是也第先生設教多就人延請嘗留諸子于其家使受母教故母之教子則實能授詞訓義與人師同而諸子之受母教一如人人之受教于其師此其事當

予游淮時而已知之顧予自游淮迄今其所交游者雖甚簡慎亦不下一二十輩中閒升沈得喪不無互異而喬嶽兄弟則日以文章行誼名于人夫人能事親兄弟友愛雖閉門養潛如褚德者猶足來庾亥之拜況文章爛然足以嬗後其聲名足以震世江左高流必詘指伯仲第一則天下誰不想望風采以爲是母是子所願見惟恐後者況母齒無恙也予嘗數淮上君子孝友醇謹吾不如二丘瓌瑋卓犖吾不如楊簡霖嶽嶽饒經術風

流四襲吾不如蔡子子搆而諸君皆出自先生之門登
堂受毋教至今猶能道先生在時與毋講藝文互相發
明使諸子與門人各述敘其說以為程法其為教如此
今年首冬為毋七十辰親朋皆稱觴為壽而大丘學士
為廷尉在京小丘即予同年生與蔡子子搆皆馳書屬
予一言予嘗登堂拜毋辱廁之同子之列者也聞之淮
上君子廉毋之賢將欲以章毋絳帳故事聞之于
廷著閨闈之範而學使胡君則又預從而榜之里門明

年喬嶽當詣公車使得設養堂京師令丞相如王茂弘者望而下拜則予之修庾袞之好者固三十年前事也而進此而三十年猶是也況乎其受母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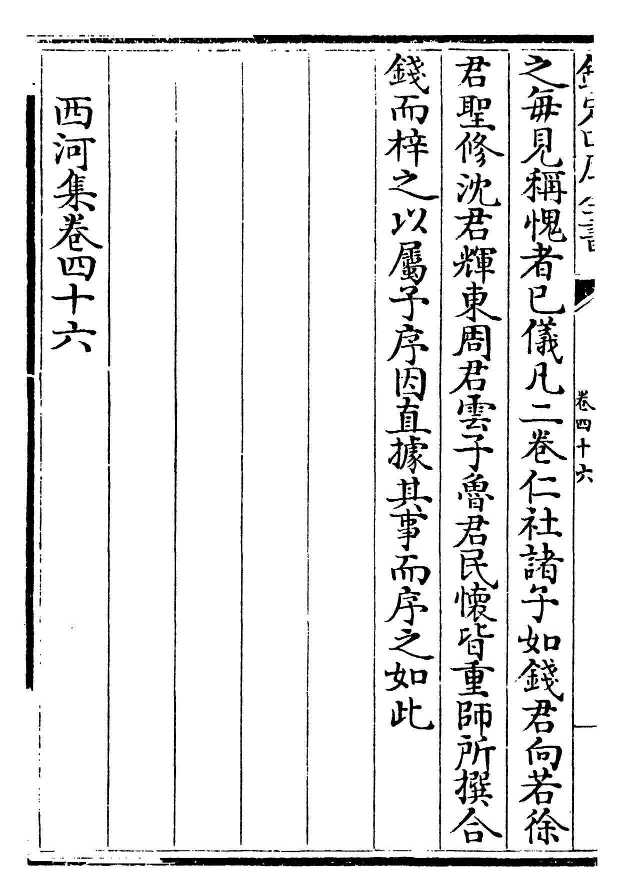
瑜珈皈戒放生儀序

皈戒放生二儀者柏亭法師所撰儀也其儀一為祀先并度孤而一為放生大抵本瑜珈教法以密部真言為利生之精幽可接鬼神而明得達于蠢蠕因之使神天魔羅下及怨鬼皆得依三皈五戒以受我普度而胎卵

脂膏並被解脫此賢首立法所謂以自證爲利他者顧前此無其儀且其教亦中絶久矣慈雲栢亭本衆不二門而既而咈然謂阿難迦葉同受師教而少室以不立文字直嗣迦葉致白馬繙譯棄之若遺屨之絇惟恐不斷所恃隋唐以還賢首澄觀以華嚴宗旨遍設義疏稍得繼馬鳴龍樹諸法有所云五教十六觀者今何如矣乃歷抽諸藏日記十萬言揉羣經于輪而旋觀之且加義疏于其間越十年工成嘗以易太極之説詢後秦僧

肇所論而隨扣隨應自晉唐以後趙宋以前凡華嚴疏義略及儒書字句者無不洵口成誦如數珠串斯已奇矣至瑜珈密諦其語株離如娑蘓訶喇本非梵譯所通者一經訛錯莫可指証而師能一一正之考微析眇以之名神明而通幽讃非毘盧化身何以有此先教諭同錢君向若倡立仁社原有祀聖掩骸施藥放生拾字贖雛薦祖度孤諸條而予以歸田之暇重請師主其事師特為予撰二儀而創為斯篇嘗考唐師澄觀為華嚴四

祖生開寶之初歷九朝七帝皆為國師及貞元之末上遣河東節度使迎之來京開罽賓般若三藏旬之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梵夾此與師之譯真言亦無以異乃澄觀長年當長慶寶歴間為相國齊抗著華嚴綱要為南康王韋臯著法界觀為僕射高崇文著燈鑑說文為節度使薛華拾遺白居易著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鑑而師常不偶不能遇帝王師相名人學士如唐七帝及韋臯齊抗白居易輩而僅僅為予撰瑜珈二儀此則予



之毎見稱愧者已儀凡二卷仁社諸子如錢君向若徐君聖修沈君輝東周君雲子魯君民懐皆重師所撰合錢而梓之以屬子序因直據其事而序之如此

西河集卷四十六

西河集卷四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四

送潛丘閻徵君歸淮安序

予避雠之淮安與淮之上下無不交閻君潛丘在其中暨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淮安則稍稍有言潛丘君年損而學多者于是躬詣之與之登城東程將軍塚題名

而去顧予變姓名獨于淮有識予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姓于是有毛甡與潛丘君游墓之題當是時淮徐之間能言江東毛生事此其一也及予還舊鄉會天子開制科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丘君首應之予相見于京師覩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乃不登科而罷值司寇徐公修天下志書未成聘潛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既而謝去出其所辨尚書二十五篇廣其文約數十卷挾之游錢唐時潛丘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

衰矣乃取所為文讀之謂之曰吾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趙宋之深寧叟則出之遠矣潛丘曰知予哉盍為我言之予思元明以來無學人學人之絕蓋于斯三百年矣生為舉子文志下矣識亦并陋前無師承後復鮮讎駮者幼合四友學古學予文中每及之所稱沈七包先生蔡子子伯者其二早死而包先生號書簏雜著四十卷今其子不能守索之無有也子伯以文多不醇不肯示世子則年未壯而避讎人間越

四十而歸其不能為閉戸生明矣且性魯又不能閱市肆有所記憶而以覩世之為學者枕藉焉漁獵焉其能飛一羽而穴五甲劙腹而透膈視肌理而驗瘢結者亦復安有而潛丘疏其容復極其裏自竹木番貝以迄金石甃甓浮圖欐礎無不蒐刻于天識其行于地見其理于人自疏佗以還可得其容貌詞氣于時日判其晷景于倫族無遠近必析其母妻子姓傳姍厮養于篇帙備列其編摘分合字畫戈波之數嘗謂予固不學人也即以

求附于學人而其失有二其得有一好大而苦煩一失也見其一則不耐又徵其一二失也若夫得則他之博而不通者吾不博而通他之學而或無識者吾不學而有識如是而已潛丘無二失而饒一得世毎言北人之學如顯處見月雖大而未晰也南人之學比之牖中之窺日見其細而無不燭也潛丘乃兼之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子雖非桓譚且見潛丘之能傳矣于其歸也遂序其言以送之亦欲使淮徐之間其知江東毛生所與潛丘

論文者又如是也

浙江鄉試鏁院中秋倡和詩

康熙癸酉浙江舉鄉試廵撫御史張公監視院事舊例八月十五夜席舍給燭監臨偕提調監試五公㘴設饌于明遠樓上綴席醮月公乃循故實與同事諸公銜茗具槃槅雖樓已改製減去重屋猶且雁齒坐敞欄下口占三律諸公疊成之即簾外諸司薪膳封錄多有和者暨撤簾而主文兩公亦依韻得三首合并授梓名倡和

詩嘗讀唐人詩話載知舉賦詩秪得井亭梧葉一篇他並無有惟宋嘉祐間歐陽學士偕同知貢舉者鏁院五十日得詩如干名嘉祐倡和詩顧皆主文參詳官為之非監院也今則鏁院日促且卷繁主文小試官各給手目之不足何暇及詠唫事而監臨公座于蒞事之頃從容賦詩一雪前人所云三條燭盡擁枕高卧者此又增聖世鏁院中一盛事也因為通讀之而敬題其端在籍史官某頓首

張禹臣詩集序

詩有性情非謂其言之真也又非謂其多想述少賦寫也當為詩時必有緣感焉投乎其間而中無意緒即不能發則于是興會生焉乃興會所至抽思接慮多所經畫夫然後詠嘆而出之當其時諷之而悠然念誦之而翕翕然凡此者皆性情也張君禹臣少為詩予嘗與陳老蓮游酒酣頽然必誦禹臣所贈詩簌然淚下令五律卷中有贈章侯題是也暨予遠遊歸每見禹臣詩人有

比之羅昭諫者而禹臣方攻舉文子亦北去不相見會
予以年過七十老且病就醫會城則禹臣亦逮老髮齒
俱改乃不以予為不學出其詩請序予讀之詩凡十卷
卷若干首其中樂府古今體昭晳清潤動合榘則即恭
言詄貌多所縱變而皆有性情行乎其間若所云情為
文經詞作理緯者乃禹臣自言作詩無他貧無所事事
觸處生慨遲暮棄諸生不得志胸壘壘矣又役于他技
為人相陰陽延翰之術勞苦且關後目前無可為撫弄

者夫如是則不得不藉詩以忘之以陶寫其心夫以遭逢如是貧且老如是困苦如是而能慨于心發于言陶寫于中而嗒喪于外則性情為之矣世無詩人謂唐舉詩而能詩令世舉經文而不能為詩覿唐無經解而令能以經為文可驗也夫以經為文而尚得謂之解經也乎唐舉詩而能詩令不舉詩而猶能詩者則猶是性情之故而世顧不察因于序禹臣之詩而遂及之

慈雲寺新翻大悲准提二梵咒解序

釋書有顯密顯者其經密者其咒也自少林傳印不立文字則并顯者而密之以為阿難說法究歸耳宗必返之迦葉心度之密而于是一指之示勝十六觀焉少時搜佛藏見瑜珈儀法不得音註即諸經梵咒亦並無釋義行乎其間妄謂密部無解解則不神遂致彼傳此受展轉訛錯梵音無定字而既則并其音而移之口語株離其了無證明久矣伯亭法師通四道大藏修馬鳴以來法海諸觀儼日月燈之現于口目凡顯密各部無不

洞其原而究其裏方闡燄口施食儀開千古聾瞶解釋之餘并及諸咒會司天鶴亭部君歸田有年曩時得西僧祕授博通四譯間與師考晳論辨廣所未備每得之名義諸集之外因以大悲准提二咒為世所習誦者先為解註闡之大悲者觀音之心體也准提即諸佛覺性也大悲之咒譯于尊法而准提則龍樹所集二咒與義從未翻解而今忽解之得毋祕旨之洩為旦明忌而予不謂然夫瑜珈通四法咒字具四悉夫人而知之矣然

而一指之禪未嘗不洩觀經日誦未嘗不祕令所謂密徒字音字形耳堯語舜云允執其中夫執中語字何嘗不顯然而舜受之禹亦受之他人勿受也古德云諸佛密語惟聖乃知令茲所翻雖曰一切乘境行果莫不相應仙陁婁名鹽器水馬則莫不稱契然而其旨深焉則使誦其文而當前了悟固所願望即不然而憬然于心犂然于耳目縱未及其裏而從此有省疑義生而信心起何為不可哉

馮使君錢湖倡和詩序 使君即馮躬暨世兄也

嘗讀西江倡和詩嘆使君以郡國之長鞅掌文簿尚能與坐客賢豪競出其清新之句以互相贈答予歸田有年在籍閒人出而與使君主賓相見不一然且所至無一字讀而媿之今使君去郡未補擔囊來錢湖重與二三友朋簌盤酒榼叙疇昔之好往來雜遝因復有倡和之什傳于人間夫以使君之才當二三友朋賢豪之舊即微君錢湖其為登臨詠歌者自必抽新摘賴争出所

未有則其詩之工不減西江固無論也獨予僦錢唐與湖隄相去不越數里亦且偕酒人相謁執手慰勞然仍無一字可以相餉徒把此一卷為之吟詠愧乃滋甚聞之古友朋會合多所贈答如鄭僑晉肸輩見于春秋顧未嘗為詩也誦人詩耳即良時高讌賓朋滿前有若庾公在武昌歡飲達旦然祗稱理詠理詠者誦詩也予雖老去才盡而齒存心力衰而口尚健縱未能詩讀羣公之詩而一如已出口之所至心以為善則請誦諸詩以

當賦詠寧有異焉

三韓張氏家譜序

夫輯族之法先分而後合其先分者何也分姓為氏分氏又為族也國君禪一姓而卿大夫下則各受以氏而判以族而後合何也一姓合諸氏一氏又合諸族也國君以一姓統宗而大宗小宗則又一統氏而一統族故禮大傳曰國君有合族之道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其或分或合各具條理而要必有人焉立書冊而

稽覈之國語所云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胥視此矣自封建不作氏族不分而後之爲世系者第合古之一氏者而不辨所始嶓其源岷亦其源也或析令之别流者而不知所收潛不知有江沱亦不知有江也三韓張侍御以科目起家遍歷三曹尚書郎從征滇南佐王師撻伐有功隨以言事故遷幕杭州其滯録參有年矣生平孝友惇睦每念及所生期于無忝教子弟以詩書之澤乃復續輯其家乘而謁予以序予思遼左諸族

皆從
龍之胄世甲地大巋然當豐沛宛鄧之鄉其通侯代興
冠金貂而錫履陛者不可勝數而侍御家聲爛然獨慨
念先烈上溯之千里之侯百里之長以著所自來而所
輯家規則又以砥行飭法勤學務業為兢兢是何席寵
而思遠履貴盛而重本根一至是也夫圖系傳述仿之
史氏以為家國雖殊記載則一而近為譜者第準之唐
之氏誌與宋之族譜著為科律而不知支派分合當遵

古法夫清河曲江代顯閥閱凡連天之姓誰不視之若崑崙而侍御悉屏却之而第肇基于醫巫之丘是分者不輕合也然而萊子之國東近營州明時遷青齊巨族以實遼海四郡雖大究以膠萊為涓涓之地是合者終不可分也然則工史之書世與宗祝之書昭穆悉視此矣夫侍御以用世之才不竟用之國而區區經畫僅見之家門之内固為可惜然而工祝之所書較之太常之所紀未有歉也則即此一書而頒之國門永為凡有家

者所取法何為不可乎

梅中詩存序

世無甘蠅非謂辭金僕而却銑珧也又非謂河中無弓人而封父無繁弱也方其家居懸蟣虱于牀栭之間闕其耳目而忘其筋骸初亦何敢謂天下之射必無過是及一出而朔蓬之抵所向無敵然後知射者之絕人遠矣惟詩亦然挾平水一本購劍南石湖一二卷意氣溢溢搖筆滿天下出以之為摯而處以之為徵名傲物之

具人之望之者亦且辟易卻顧莫之敢抗然而十餘年間自都市以至陬僻措詘心計求其得當于是者率刺促愁屑而貾若無有是豈操觚果無人而倡酬絕于世哉其所為詩者非詩而所為射者非射也予久知蔣子梅中與其兄嵩臣各能以詩文名人間每見其投贈而思之既而得其所纂為律韻一書嘆其深于詩而并及夫詩之所為押四始雖絕當必有起而續之者今讀梅中詩作而曰甘蠅哉世無射者而今忽有之世已無詩

人而今乃得而一見之斯時也而有斯人詩之幸也斯詩也而見于斯時則又斯時之幸也江河而日下矣祖膞以爲容詬誶以爲言溲滕糞壤以爲所居與所處而梅中以爾雅之才展揮戈之技去嘐而進史去駁而進醇去葳莫而進薌馨去其近今而進于前古言格格精言律律妙是非有鉏之彊力所幾也是非吳太史之神臂所能至也世雖多詩人吾必以爲叔田之後無飲酒矣詩名存言可存也然吾以爲所存者不止是也

倚玉詞序

詞成于宋舍宋無所為詞也然而人好宋詩不以宋之為詞者為詞而以宋之為詩者為詞而于是宋無詩亦并無詞夫詞雖宋體然自唐後樂府減四十八調為二十四調而後詩餘曲子由大晟以迄金元其所為九宮十三調者皆二十四調之遺則上自齊梁下逮金元無不以是為宫懸戛擊之端原非北宋一代所得而限也故子鄉曩時有創為西蜀南唐之音者華亭蔣大鴻也

其法宗花間而人之為草堂者却而不進有創為德祐景炎之音者禾中朱竹垞也竹垞客予郡覓予郡之景炎處士所稱菊山唐玨蘋洲周密後村仇遠輩而效其倡和相率為愁急偪剥之詞而人卒局步而不敢前迄于今又三十年矣杜陵梅中以風雅之宗領袖篇什乃出予鄉倚玉詞屬予一言夫倚玉詞許君又文之所為作也鄉人為詞者夙稱雪舫而又文接踵而興標新領雋萃草堂之精而一軌于正有近晚唐者亦有類德祐

景炎者要之皆大晟之聲也越中之詞宗而前有華亭後有禾中今得梅中而三之宋人之詞于是有真面目矣予老去不能為詞居錢湖之濵而目盻西陵所謂青驄油壁者皆惘惘若隔世矣覩又文之詞細犢車回小蠻人去雖逮老猶想見之

長生殿院本序

才人不得志于時所至詘抑往往借㪉子調笑為放遣之音原其初本不過自攄其性情並未嘗怨尤于人而人

之嫉之者目為不平或反因其詞而加詘抑焉然而其詞則往往藉之以傳洪君昉思好為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為西蜀吟既而為大晟樂府又既而為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雜劇以至院本每用之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泪劇以寓其思親之旨予方哀其志而為之序之暨予出國門相傳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勾欄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聞者謂長安邸

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為見者所惡會
國恤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纎練未除
言官謂遏密讀曲大不敬賴
聖明寛之第褫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
官則從此有罷去者或曰牛生周秦行其自取也或曰
滄浪無過惡子美意不在子美也今其事又六七年矣
康熈乙亥予醫痺杭州遇昉思于錢湖之濵道無恙外
即出其院本固請予序曰予敢序哉雖然在

聖明固宥之矣予少時選越人詩而越人惡之訟予于官捕者執器就予家捆予所為詩爨燬之姜黄門贈予序曰膏以明自煎所煎者固在膏也然而象有齒以焚其身未聞并其齒而盡焚之也昉思之齒未焚矣唐人好小説争為烏有而史官無學率攟而入之正史獨是詞不然誣罔穢褻概屏之而勿之及與世之所為淫詞豔曲者大不相類惟是世好新聞因其詞以及其事亦遂因其事而并求其詞則其詞雖幸存而或姸或否任

人好惡予又安得而豫為定之

左季折衷序

左季折衷者時賢之書也明嘉靖間山陰季本字彭山作駁左傳書名曰私考而生其後者又駁之取左氏之文與季氏之駁兩相較辨名之曰左季折衷然不知何人作也其書本雜論經史之可疑者倣王仲壬論衡徐偉長中論而雜是篇于其中顧行文寛博使才氣徼涉宋人論辨諸習然而其議工焉今其書已亡不可考矣

亡友徐伯調之孫文士也謂予曰故祖歲星堂所藏書有抄集六本云得之祁氏東書樓藏書中者忽何有之人攫去越十年聞其書已刻他氏名又五年聞刻書者已死又聞死時其人毎寢有丈夫者據寢間百遣不去既而死逮死不得証其書為何人作且其書無蕙本罔所據又踰年歲星堂移居遷故祖書得左季折束十三篇于廢帙間是竊刻中所有者且係祖手書非從刻後抄得之是宜可據而不署名氏雖欲刋正焉而仍不得

其所為人抑者先生冠以序幸存之以俟他日之自雪何如予曰有是哉晉向秀註莊而郭象據為已有南史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欺其無兼本也竊而署已名二事聞者深恨之然而秀與紹其為名未嘗亡也今乃盜其文而其人遂滅東陽盧元夫嘗言著書者集他人之説而不署其名比之盜人葢諸儒老死著書亦欲有所傳于人而後之為儒者述其語而不著其名與氏千秋萬世後又孰知某説為某所云者雖以盜比之而不

為過況果盜哉或曰盜書與盜財異等況非剽人賊而索之抵死已踰量矣尚何憾之有而曰不然今夫居計者生平積汗血以收錙銖而一旦攻剽胠篋奪其所有然且戕其人滅其口子姓不得知隣里不及與聞易氏禪代而終不得其存亡起居人必曰忍人哉雖抵之亦何足償而乃有劌其心鉥其骨刳其腎腸銷亡其年歲寒暑精力魂魄忻戚歡宴之所忘飲食男女之所不給陽陽攫之而其人亦遂窅冥歇絶如蠛蠓影響之不可

復睹此在旁人聞之猶震心慘耳而況其受之者也鬼神有知將必重雪之而重還之矣吾故書之以俟夫後之雪之而還之者其所抄目曰左季析衷說曰亂臣賊子辨曰編年辨曰三傳學官辨曰晉文公曰隱公曰秦穆公曰衛成公曰公子叔牙曰首止之會曰王子虎曰趙盾曰武子來求賻

道源田氏族譜序

道源田氏稱蕭山右族其里踞東南近郊水環其樊分庖

而同涂前坊後廬無三眷之殊無丞相司空甾宅減宅之

獘予每于歳時行禮一過其家輒東西眺視不能去云曁

鼎革以還世家大族率相顧冷落曩時所謂太傅之

澤尚不能庇及五畝況其他乎顧宗事亦稍曠焉姊

子三上係中憲公嫡派凡數傳而服屬未絶慨然以

因睦合族為已任謂族大以禮禮合以序譬諸衣裳

別之以冠純而望之而儀生焉譬諸宮室棟宇標之以

閈閎分之以閤閎而就之而黨以辨焉于是倣有宋諸

譜勒為一書追溯其本源而條其枝流有表有序有譜有傳往來稽核閱若干稔而工成可謂勞矣夫邑有世族則邑重族有聞人則族愈重吾蕭在晉朝尚有望計望孝諸族與會稽埒而唐宗檢正世譜合九百二十三姓則吾邑夏郭二氏公然居右今戶版衰減門望寥闃而為人後者尚能述其先澤以下聯族屬此非克家所有事與嘗簡邑乘係前朝嘉隆間東源先生與芝亭張君龍泓錢君所共編者東源先生即中憲公也中憲在

前朝以文章顯及啟禎之末予方垂髫尚得見中憲諸孫衣冠方幅若所稱楚府典儀上林監正内殿中書以及明經歲薦司教司訓者不絕于時曰此田氏聞人也無何轉瞬間已相距五十年老成典型竝枵然無一存者而姊子以諸生繼起卒能繼志述事以承先人所未逮如此嗟乎吾見田氏之嗣興矣

西河集卷四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五

重刻荀悦漢紀袁宏後漢紀序

六藝家史家失傳久矣

皇上搜經學之在章句外者侍衛成君慇

詒梓經解數十百卷而隋唐以前抄括無有祇一子夏

易傳而侍衛原序尚三嘆爲宋元間人僞書則他可知矣襄平蔣羅邨梅中兄弟嗟史學之闕謂自典午後八書南北合成十史而五後十國五十餘年間寥寥數策僅傳歐陽氏史得一失伯將取扈氏盧氏梁漢周三史所未傳者合之十國編年諸書以備五後因先梓馬令陸游二南唐書行世而以爲未足復溯自二漢紀舊唐以迄宋遼金元逸史之全將循次編補匯成大觀而惜乎以他事沮也余嘗就蘿邨梅中聆其談議謂兩漢二書皦若日

月逌非二紀之可比顧各有相發荀豫前紀作於漢初
平興平之閒已習見班氏成書而應詔減省創立五志
以補春秋考紀所未備若袁虎後紀則先於范氏所作
五十餘年其中多范氏所删取而不盡錄者二紀之當
具比之易之有荀九家禮之有熊氏皇氏所應重標其
書為逸史倡故不憚亟為梓之如此至其所讎校則初
購善本於吳門宋開府署得明嘉靖閒姬水黃氏所勒
本續得宋版前紀於項侍郎宅又續得明南監本後紀

於吳宮允宅互相參對補其漏而更其譌疑即闕之不妄塡一字起自乙亥冬十一月訖於丙子夏六月會其尊大人由兩浙行省左移參知從杭州寄居吳門中間多曠月凡八閱月工竣自古學淪失士子習一經競為舉文茫然不解典籍為何物即一二知名之士槀筆載牘日以文賦相矜高而巾箱五經匿為珍秘一遇史事即司馬光稽古錄無不張口欵欵不能略辯而蘿邨梅中年不踰終賈胸懐萬卷其能綱古今而羅百氏如是

是非古學將興有應運而先開者邪吾顧天之假以時
而得盡踵其所為志也

五雲唱和篇序

易曰方以類聚詩系曰才人當叔伯而子汝以興故白
傅守杭元九為越州觀察始製詩筒而涪翁與眉山則
各以著作為丹禁詞官因之有蘇黃唱和之作葢吹律
用同而躍劍當合理固然也浣廬彭君為褰平異才當
未通籍時即能讀等身之書出其所為詩與京門賢豪

争長藝壇有年矣顧往往取法最上擷漢魏晉唐而踞其高步睥睨宋元下如蛙鳴鴟哨唾棄不屑予嘗聞其人而思一見之乃竝仕縉雲寄蹟山僻固知龐公非百里任然且一行作吏文簿鞅掌雖才大不擇而種花種秫究之與鄰宮酬唱之事稍有分別顧下車未幾而刑清訟簡仍然以詠歌風雅當揮絃之理會吾友蕉園擁臯斯地珪聯壁合叔伯予汝因為唱和詩而錄以行世吾聞東甌山水以括蒼為勝而括蒼山水則又以仙都

蓬萊檀全郡之勝道書所稱一十八洞天此其一也地所鍾靈必產人傑乃計之前代自趙宋王伯厚後終鮮文學而近則劉君在園以括州刺史名過北海君復得以縉雲之長超李陽冰而上之而蕉園尾釋山後並厠不朽覺一時名士共集其間不可謂非山川之勝事而予以七十四叟寄數言以題其端延津飛劍千里必合世之見之豈止占類聚之文諷𧃋兮之什已乎

雪園集序

予與昌其比隣居兒時同學于塾師沈四先生之門予九歲為文十歲出赴試應童子科而昌其小予三歲甫九歲而即應試嘗曰吾無以過君然先君作舉文者穀一熟矣既而丁國變燕京不守留都之建號者相繼潰西陵烽火達甌粤里中奔逃予方避南山與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子伯為四隱闢土室列藏書室中刻日遍讀而昌其方竄處山陰之馬社不相聞也及王師東略地風鶴稍定予出為文社考鐘伐鼓號召諸

名士始得偕昌其領東江之會飲酒歌呼流涕道故舊然而昌其已就試毎試輒第一聲名藉藉雄長諸試者諸試者見之輒相下呼為先生當是時昌其間為詩曾以一卷示子伯刻之問世世多稱之然實未見其全詩也曁予避人去周流淮蔡不相見者越十年而昌其已厭世不得赴嘗謂昌其賫志歿恨無表見舉文不可驗而生平詠吟且無所聞于時也乃予請假歸杜門十年而昌其令子能發其先人所藏較讎篇什捜簡諸闕軼

付之梓而屬予爲敘方予與昌其游時沈七早殞而子伯與包二先生則各有詩文數十卷藏之于舍乃數年以前沈七所遺子折而無嗣而令年八月則子伯之子不幸已娶婦而夭祝之其所遺集且不知棄于何所祇包二先生孫枝已成長其別集中有所爲蟲弋編者約三十餘卷予囑之早刻而其孫不戒爲無賴子弟竊數卷去而昌其之子獨能保愛父書遍收其潘澤而使之嬗後夫昌其之過人者不止舉文轂一孰矣

袁春坊試浙紀程詩序

當在史館時與袁子杜少分廳起草每牕紙日落必撤筆相對吟一詩然後騎馬出東華門計長安聚首及今相別南北各異地掄指約十五六年會丙子大比皇帝從撻伐還允撫臣所請擴鄉試額而杜少奉天子簡命主文吾浙因得于榜發之後循例謁謝見杜少宫亭把袖如不相識其毛髮容齒皆大减于昔知其以終養復入官勞苦久矣然猶四顧轢落意氣慷慨如

平時自道無恙外悤悤言中簾燭短晝日閱試卷無暇與祭房賦詩倣嘉祐時事惟是乘軺南來津亭紀程合得絶句若干首以問吾子予受誦之其風骨峻上覺與當日相對時不甚相遠而乃身踐修途心懸魏闕就其所經無不以承詔品目偶佚繩簡為兢兢未剖蚌而愁得珠宜乎青嬰滿車篋也夫罔象入水不辨龍魚況以漆室探斄金而稱量璖屑錙銖不爽此豈易事杜少自言曰予甫入公舍而撫軍以廣額見咨遂喜為口號以附之

紀程之末而揀所為詩適得七十一與撫洺廣額之數合其適于神明如此特予則重有感焉昔有謂長安之月明于鄉縣洛陽之花燦過他谷者非花月之有殊而所見之地異也今杜少銜使異于曩時而予則歸田有年遠不逮騎馬紅牆相對詠歌諸舊事而杜少為詩與予觀杜少之詩前後若一夫杜少千秋豈復以頃刻為今曩者哉然則繼此相思其觀杜少之為詩亦猶是已

重刻楊椒山集序

少讀王章傳涕泗被面驟出對客不能飾客訝問故曰吾讀王仲卿傳故也既而讀楊椒山自著年譜驚曰此非仲卿乎仲卿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卧被入牛衣中與椒山讀書無卧被同仲卿為諫大夫進左曹訐宦官石顯免其官與椒山為南部員外進北部刻咸寧侯鸞降典史同仲卿起司隸校尉進京兆尹遽刻帝舅大將軍輔政王鳳下廷尉獄既而死與椒山起刑部員外遷兵部武選司遽刻相嵩下詔獄辟死又同然且仲卿

之封事以日食椒山入奏亦以日食仲卿之得罪以指
斥張美人故椒山之得罪亦以扳援二王故所不同者
兩人之妻皆沮其上書而椒山張夫人乞代夫死仲卿
未有也然當仲卿下獄時妻女皆同時收繫女年十二
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先死
者必君也及旦而仲卿果死妻女徙合浦則是其妻之
罹慘較有甚于椒山者予嘗入史館詢椒山傳同館官
曰未闒也曰此一代有數人物當特爲起草而俟闒分

乎同館官不答既而微聞同館有進劉子者曰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謂夫儒者言事但當以迂全不以激亂東林之爭毎始于意氣而終于朋黨此皆嘉隆間戇直諸習有以開之葢暗指椒山言也予曰然則如漢王章者非君子耶曰章不識輕重亢言殺身何有乎君子子不讀胡氏致堂諸史論乎其于兩漢人物率詆之不直一錢是以朱氏傳王荆公為名臣而稱秦會之太師為致有骨力何則不輕舉也夫以岳忠武

之死而猶譏其橫刺其直向前厮殺而無所干變也他可知矣予氣塞而罷然而歸邸撿舊史見趙宋兩朝當君國之慘死事者不下十百而宋史忠義傳並無一講學之徒厠身其間然後知薄事功并薄氣節皆宋學之陋而非恒情也今予去史館又十年餘矣康熙丁丑同邑章子鈺有感于椒山之為人取椒山所傳年譜與其生平詩若文合上下卷將刻以示世而屬予為敘予讀之淚滴滴下一如疇昔讀王章傳時雖不講學不汨其

本心而章子以藝林之豪攻經生家年不及賈生獨能發奮忼慨聞椒山之風而興起焉且復輯其遺文惟恐其不傳于後而汲汲示世此非君子所用心乎夫椒山文士其于聖學未知其有當與否然而讀其疏而知君臣焉讀其諭兒文而知父子焉讀張夫人代夫疏而知其夫若婦焉讀王繼津書與并州王氏所為狀而知朋友之交焉至于兄弟則年譜所記彰彰也近之言學者動輒輕事功而賤氣節至有訐陽明之學以明得意者

夫陽明事功固所宜薄然而氣節者君子之梗概也椒山不幸與王章同兩漢儒術久為宋學所不許而陽明又不幸而龍場以前同于椒山道學既難言而兩人氣節又百不如權相之骨力然而猶尚有讀其書感其為人惟恐其不傳于後而汲汲示世如章子者則是人心之未亡而君子之猶可為也世世有見斯集而興者乎其亦以予之讀仲卿傳者讀之可矣

郭總制觀風集序

古總制方州之任雖宰相遥領而雄藩鉅鎮實專武事惟幕府辟士其聘舉之盛每與公府置吏王國命官相表裏而今則文武並憲三載論秀首列其銜于貢版即下車伊始亦得課士丈而驗士習之善否謂之觀風此典自

開國至今彪炳久矣汾陽郭公膺

天子寵任由直隸中丞總制閩浙甫朞月間即能揚清激濁振肅綱紀使官吏望風知所取法循良者相勸而

貪墨誥誡灑滌自效父老謳思謂公駐閩疆旌門閭隔
但願一見公顏色捧公衣若履瞻公眉展願揭啣笑叱
咤不可得而多士何幸遂得邀公試奉公教誨受公簡
拔而拂拭則是四民之所先莫如士也乃士亦感激軍
門頌賚即藉之以梓其文傳播遠邇且復以予職詞翰
屬記事以弁其首夫文事升降關乎氣運至治將開則
其文昌明博大並歸雅正浙地雖多才而一經指授文
教丕變固不待言特予闢去秋北征

皇上從黑魯倫還念公勞苦命畫苑從臣繪闕山堠望圖于扇并手書
御製凱旋詩一章勞賜之且
諭以閩地濕熱解以清風雖君臣相悅情愛實深然亦見
聖治無偏其于武備稍閒即不忘文治如此今小醜蕩平要荒來王邊闕數萬里皆我輿服
六師奏凱正普天歡慶仰賀昇平之日而公以試義一

編敷揚文治且即以此當歌詠黼黻之具則是錄雖微似亦報清風之諭之所自始也吾知文武憲邦之誦將從此進矣因于編輯之次謹搢筆抃舞而附以是言

彙刻小試文卷序

唐宋赴試舉子先以詞業進所司詞業者舉子生平所為文也明即不然士當應舉即自閟其文不令與所司相通而居常肆業往往羣連類集創社于枌榆之間載筆無幾何輒板其文以行世較之鄉舉之行稿禮部之

房牘倍為張大茍非社業有名字即見舉禮部仍不得預館局侍從之選而今又不然士子不創社不板文出其詞業不得與行稿房牘並行藝林然而行稿房牘之為文則皆其文也禮部無房本而鄉闈撤簾後行卷不齊坊選搜未售之文偽為舉業而見舉者亦復遍假諸他人以自文其陋雖未行然行過畢焉徐子二吉偕同人為文聲應氣求未嘗挾敦槃贄牲醴鼓鐘燕飲徵盟會之習而聲氣所感羣焉以興其文早播諸遠邇其應

試而見舉以去者不可揹絀乃不假詞業不需社文簡生平小試諸牘板之行世夫試牘與闈牘一也試于鄉試于禮部與試于州縣亦一也見舉者既得挾二試以行于時而已舉未舉亦各得因諸小試以自見其技九鼎在門無異于在廟而太阿有神可以剸兕虎即可以揮晉鄭之兵之衆則雖小試文卷自當與兩闈朱墨並行于世又何有于唐宋詞業有明社義之紛紛者為

吳司教偕許太夫人八十雙壽序

庚午之秋吳子介臣以第一人領是科解首而予兒次之故事同榜者敘年錄錄其井里氏族與二親之存若否而以兩存者題為具慶時開卷得具慶二人羨之顧予杖鄉久而兒以類我未免懷本生之嗟惟介臣承歡在堂白首無間言予嘗讀孟子疑君子三樂上及父母中及俯仰下及教育而獨不得于一身出處之間分別顯晦豈薄仕進哉以為仕進者用以樂親而非吾所為樂之之具也乃介臣自言曰吾敢以父母之年徼榮顯

哉夫父母何年耶幸而兩附計車去不登于禮部猶得以負米歸來着褊襴衣萬一通籍而致身則此身君身也其將乞此身以事親難矣于是端居子舍者又六年會

天子從北伐還偃武修文仍然以鄉比當解士之歲而介臣尊人先生年七十有九明年方杖國而太夫人許太君則正八十時也親朋謀所以爲壽者而乞言于予予聞先生籍婺源族甲地大兒時親見其祖伯以太常

卿抗疏劾魏璫救楊忠烈直聲震天下而先生弱冠受
四門博士貢留都相爭上進以不負門閥乃
鼎革以來僅得究分水教諭即以孟安人在堂乞養歸
里而太君少貴本中丞女孫而鞠育于世父大忝公家
其時一門濟美方遭鼎盛而太君之兄由副使分守蘄
黄為憲賊所脇不屈被害雖已經贈卹進太僕卿而終
以一身許國之故家世中落太君每言之而疚然于心
故先生平時讀書訓子未嘗不汲汲仕進而其終生拮

据者專以奉養孟安人為兢兢是以兵革甫定連值歳歉而太君以珠玉錦繡之身為貧家操作不少懈怠然且以先生當幼子不能晚歳承二親為歉令先生暮強耳目聰明骨髎而筋堅手無所攜持而足能濶達衣冠方幅率士子談道娓娓終日不少休乎嘗欲舉耆英之會追隨步後塵而尚有待也太君㦂母儀諸通家子拜堂下者摳衣問起居畫冠綠髮步履飲食如平常凡此皆人子之所願望而未易幾者夫年登八十一難也齊

齒二難也身其康強而不為歲月所耗蠹三難也況乎
以稱觴之年當解士之歲介臣與諸士同登建禮使仍
首兩試耶則入官
禁近當築養堂于京師而苟其從槐廳學人選入東館
則邸舍迎養亦正不廢是三樂之外抑別有所以樂親
者而吾即于是而進思之初歸田時厭為壽辭擇其年
之高者八十九十間一應之而近則概不一應以為年
踰七十安可以番番之老捉筆媚人以故繡屏錦幛皆

任人為辭而署名其間獨于先生與太君忻然槀筆此豈以予兒同籍之故阿所好哉夫亦以推之古今而未易覯者則泚筆其間而深有幸也而況家人之當此者也

龍山祝矜刪詩序

予自乙丑歸田後年踰六十老且病不能為文辭遇有親知作慶弔屏幛餺石及詩文集序聽其自為文署年月名字與印記去且有偽為予手書以付碑版者予見之俯首稱不斂不敢直如此者又十年矣祝子矜刪偶

出其近詩屬予為序予愛而留之不辭又不使自為然
又急切不能應棄之案左者越半年自忖古書畫家見
名人蹤蹟眷戀不釋然又不能弁其前而璧其後點次
其佳好則但為署一名曰某觀予之讀矜删之詩可無
署一名以厠其間與近世為詩者好談二宋而今則又
當小變之際明時郛廓既已灑滌而二宋佻哆諸習亦
復去之恐或後則迄今以往自宜有獨闢意境推陳出
新者為之更始而矜删先之予觀而知之然則觀之無

以異于序之也夫以孫刪之才之學其爲古文今文無不超然獨得一往多上人而予皆得以觀之而知之也而況于詩巳

胡飛九詩詞集序

學者之蕪才伸于彼者或絀于此張平子無五字佳詩而使梅都官與柳屯田易地相觀則詩詞闕然況近代舉文別爲一科又復方圜鑿枘必不能相通者乎以予觀胡子飛九即不然飛九名家子席其世學甫結髮即

出與藝壇長者相為雄雌嘗自號潛九又號飛九雄鳴雌伏吾不能測其飛潛之所至然與之相對如泰華奇峰陡立千尺而沕然穆然與之偕忘于無言之天至感時賦事偶爾觸發即指爪飛揚興會勃勃然且匠心絀折比于纂組機織之巧利青黃藻米抑何神也去年冬飛九以小品詩詞文草示予予留諸几案不能舍去惜年老無賴每言念舊交惄然傷懷而飛九集中諸贈答皆當時耆舊四十餘年所離別生死契濶而不得一見

者而皆于是乎見之即此間名下若宇台景宣秦亭野君諸老友洛濵禊飲相對慷忼猶宛宛若昨日事而況其他乎然則飛九之詩文與詞其久為耆舊所稱許有如是也

吳中書廬墓序

古倚廬在中門之外苟無故而夜居于外則見者弔之是以禮曰父為衆子則不次于外凡以明廬次之必在外也今門不設廬庭以外不設堊室有就墓堂寢枕者

輒以為廬墓非孝道然則未卒哭而反于寢始為孝與夫古之不廬于墓者非謂墓不可廬也亦曰死徙無出鄉凡塟親者必不出井里之間而古之塟法不令妨田縱去棺有咫猶且起而蔍藟之夫是以不壤不樹雖欲辟苫塊之地而無所容也今吳子以宰相判官上其母一品夫人塋之空山而廬于其傍人以為怪予聞而善之夫斯禮不行于今幾三百年矣幼時聞先君守墓鶴言種桐而借宿于墓隣盛氏之門而司空張嶺且復以

愛楓爲名自號楓丘因徘徊楓間以寄慕思何則恐驚
聽也今
天子純孝當
太皇太后賓天之年曾具巾葦廬居于
乾清門外而臣工化之相公李公遂歸廬（即廬江）而廬之
北門之罔而予友祭酒汪君就西湖壠間而堊室焉乃
吳子復相繼起是數百年來今始知廬墓之無所否有
如是也夫里門厭居即山陬海澨猶思張幭幞而寢處

其間而況先人之樂丘朝斯夕斯其與夫望都亭而馳哨堺者且有過也然則此亦安閒矣世有謂此為不孝者且讀論語註有曰人性止有仁耳曷嘗有孝弟予以深惡之而無所發因題其篇云

西河集卷四十八